

BAI MA HU
ZUO JIA QUN LUN GAO

白马湖作家群论稿

Baimahu Zuojiagun Lungao

◎ 张堂锜 著



白马湖作家群论稿

Baimahu Zuojiagun Lunao

◎张堂铸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马湖作家群论稿/张堂铸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309-10241-3

I. 白… II. 张… III. 作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3823 号

白马湖作家群论稿

张堂铸 著

责任编辑/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305 千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241-3/K · 465

定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自1981年台湾诗人杨牧首次提出“白马湖风格”之说以来，三十多年的时间，从模糊风格概念的“白马湖风格”，发展到明确文学群体概念的“白马湖作家群”，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在许多学者作家的心力投注下，不仅已见成果，而且其内涵的丰富性与延展性也仍在持续的拓殖与深化中，相关的著作不断问世，文学史书籍也不能不予以重视，可以说，“白马湖作家群”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应忽视的一个学术点，甚至是一个愈来愈受到关注的学术命题。我相信也期待，在既有的丰硕成果与坚实基础上，一个符合客观学理的“白马湖学”于焉产生是迟早的事。

我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晚清诗人黄遵宪，考上博士后，原本计划持续在近代文学领域耕耘，并搜集有关南社的材料，撰写计划大纲，也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但我最终却放弃而转向了对白马湖作家群的研究，并以此完成二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白马湖作家群研究》，于1999年年初获得学位。转变的因缘是在1994年，我当时正主编一份报纸的《长河》副刊，透过好友陈信元先生的介绍，结识了任职于杭州师范学院的陈星，他当时正在写《白马湖作家群》一书，将部分内容寄给我挑选发表，这是我接触这个作家群体的开始。仿佛有种魔力，我对白马湖的兴趣越来越浓，不仅有计划地阅读相关材料，还在1995、1996年两度在陈星的陪同下前往白马湖，亲自在春晖园中流连感受，而终于下定决心以此为研究课题。

我是幸运的，陈星是中国大陆少数研究白马湖的专家，他全力支持我，不断提供资料，使我减省了很多无谓的力气，我们从朋友变成同行，深厚情谊至今不变。春晖中学也提供了热心的协助，让我在校史室中复印当年的几份刊物，对我的研究帮助甚多。

材料的搜罗固然重要，但也只是起步，如何诠释并赋以意义才是写作重点。我计划写的论文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这群作家所代表的人文形态、思想特质、人格力量，与时代对应下所显现、焕发出的人文精神，以及作为知识菁英的文化关怀、文学理念、社会意识、人生抉择等，换言之，以“人”为主体；另一部分则是着眼于他们的作家身份，他们在文学艺术，特别是散文方面的独特审美表现，是这一群体形成的重要因素，他们是如何实践着一种清隽、质朴、淡雅有味的文学风格，彼此之间如何激荡出风格相近的作品，有哪些作品流露出浓厚的白马湖风格等，换言之，这部分是以“作品”为中心。以这两大方向为基点，并以文化、地理、教育、出版等为“外视角”，以文艺创作的审美心理与艺术特征为“内视角”，力求能把握这群作家在思想上与文学上的集体风貌与文化个性，这是论文写作时希冀勾勒、完成的理论格局与学术框架。

为了写好这个课题，我辞去了近十年的报社工作，仅在几所大学兼课，经济的压力、前途的未定，都让我在挑灯疾书之余，油生几分茫然之感。在工作上对我信任有加的副刊主任、诗人梅新先生于1997年遽然病逝，也增添了那段日子的孤独与寂寞情绪，还好，论文指导教师李瑞腾老师不仅在论文内容上费心批阅，疏通纰缪，且在生活上谆谆教诲，时加督勉，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位修读，这份师教之恩，将永铭于心。此外，诸多师长、友朋、先进，或提供资料，或互相讨论，或启发借鉴，或支持打气，这些情谊常令我感动。至于父母、妻儿长期的体谅协助，更是深感莫名，他们总是让我有安静的环境专心思考，我知道这背后是他们很多家庭乐趣的牺牲与心力的付出。

论文写作之前，这个议题曾获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提供写作经费的奖助，写完之后，由东大图书公司于1999年年底出版，并以此书获得2000年中兴文艺奖章文学评论奖。获得学位之后，我也顺利应聘政治大学中文系，在这个师生关系、同事相处都和乐融融的环境中，愉快地执教至今。这些年来，我应邀到很多学校演讲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世界与教育实践，获得了许多回响，很显然，这群可爱的文人不仅吸引了我，也深受许多人的向往与喜爱。可以说，“白马湖”在我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是一个鲜明的标志，同时在生命存在的意义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这本书完成之前，我曾发表《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世界》一文，后来收入拙著《从黄遵宪到白马湖——近现代文学散论》一书中，这篇约七千字的文章得到许多中国大陆相关研究者的注意，在探讨白马湖问题时多有引用，有时也指出该文的不足之处，但实际上我早已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专书，深度与广度当然有所超越，但可惜在中国大陆不易见到，这使我兴起了出中国大陆版的念头。2008年下半年，好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栾梅健应邀来政治大学讲学，多次催促此书的出版，我也十分乐意，但考虑到1999年至今已经十多年，许多新的论文与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应该作一些增补，碍于正在撰写其他书籍，于是就延宕下来。不料，这一年来，先后有几位上虞、绍兴的研究者来信索书，我的学生到杭州参加会议特地去了白马湖，拍了一些照片回来，又带回来重新打字编印的《春晖》半月刊，翻阅的同时，一些与白马湖有关的温暖记忆再度浮上心头，恰巧陈星也应邀来台湾开会，在他下榻的饭店，我和他及陈信元三人闲话当年，白马湖的清风明月又仿佛有股魔力般照进我的心中，于是，我放下手边的其他工作，写了这本书的附录文章《春晖白马湖，立达开明路——“白马湖作家群”命题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回顾既有的文献成果，也介绍了新的研究思路、人力，算是对这本书的增补。

为存史料之真，本书内容不作更动，只校正了一些错字。为供检索之便，参考书目增加了这些年来的新资料。书中的图片有我和陈星、学生李京佩三人的心血，既有十多年前所摄，也有最近新拍，混用其中，不一一具名。学生简名好在编排校对上付出了不少心思，东大图书公司同意中国大陆版本的发行，在此都一并深致谢忱。最后，要感谢梅健兄大力促成此书的出版，以及总编辑孙晶、责编毛蒙莎在此书编排出版过程中所给予的一切协助，能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书，是我的荣幸。

此刻，我想起了遥远的白马湖，这十几年来，似乎也不曾离开过它，只是一直无缘再重回湖畔，轻拨柔软的水波，在杨柳树下遥想当年风光。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书在上海出版，离白马湖也就近了点。

张堂铸

2014年7月写于台北

目 录

1	第一章 绪 论
1	一、“白马湖作家群”之定义
9	二、研究意义与开展空间
12	三、研究思路与进程
15	第二章 “白马湖作家群”形成论
16	一、一师学潮的直接催化
25	二、春晖办学的教育需求
31	三、地域人文的熏染化育
39	四、散文共性的集体呈现
43	五、同事·同志·同道：立达、开明的延续深化
51	第三章 “白马湖作家群”的文人形态
51	一、“远离喧哗”的心境追求
57	二、名士雅集，文人本色
68	三、相知相重，真情实义
76	四、佛学后光，共结善缘
84	五、“从边缘出发”的人间情怀

87	第四章 “白马湖作家群”的民间性格
87	一、重返民间：世纪初知识界的大觉醒
88	二、从“学在民间”看白马湖作家群的民间性格
94	三、从“到民间去”看白马湖作家群的民间性格
102	四、从“新村意识”看白马湖作家群的民间性格
114	五、走向民间：世纪末知识分子的一种可能
115	第五章 “白马湖作家群”的岗位意识
115	一、庙堂·广场·岗位：知识分子三种价值取向
122	二、教育：白马湖作家群的岗位之一
130	三、出版：白马湖作家群的岗位之二
143	四、岗位意识的时代意义
145	第六章 “白马湖作家群”的教育理念
145	一、新的教育
155	二、人的教育
172	三、爱的教育
179	四、动的教育
185	五、美的教育
191	六、教改先驱：一个深耕教育的突出参照系
193	第七章 “白马湖作家群”作品论（上）
193	一、朴实、清醇、隽永的“白马湖风格”
195	二、夏丏尊：具象与情绪并重，亲切如挚友谈心
204	三、丰子恺：潇洒有余音，人间情味多
214	四、朱自清：意在表现自己，风华从朴素中来
229	五、朱光潜：以美学为底蕴，说理清澈深刻

234	六、俞平伯：自然适意，洒脱名士风
240	七、叶圣陶：清新简约，脚踏实地
246	第八章 “白马湖作家群”作品论（下）
246	一、大好湖山诗画缘：经亨颐咏白马湖旧诗
252	二、难得湖山夜色：刘大白咏白马湖新诗
257	三、诗词风·家常味·人间相：丰子恺漫画的独特魅力
268	四、科学与人生：刘薰宇、刘叔琴、匡互生作品
274	第九章 结 论
274	一、显隐与多少：白马湖风格“影响”问题的讨论
281	二、开拓与局限：本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289	参考及征引书（篇）目
303	附录一 “白马湖作家群”文学活动年表（1919—1929）
329	附录二 春晖中学校内刊物知见篇目
348	附录三 “白马湖作家群”小传
361	附录四 春晖白马湖，立达开明路——“白马湖作家群”命题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考察

第一章 绪 论

一、“白马湖作家群”之定义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充满激情与想象的变革时代，也是摸索与实验的起步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并提供了一个全新发展的契机。而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散文的创作成绩格外为人称道，周作人、鲁迅、朱自清等人都认为散文的成就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①。事实上，这些名家不断创作出形式与内容兼美的散文小品，确实使现代散文在萌芽期即缔造了第一个发展的高峰，诚如朱自清所言：“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②

① 周作人于1934年《人间世》第一期发刊词中说：“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鲁迅在《小品文之危机》一文中也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引自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页71）而朱自清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即引东亚病夫在1928年3月发表于《真美善》1卷12号之《覆胡适的信》一文，该文评论那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朱自清表示：“这个观察大致不错。”《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一文即《背影》的序，发表于《文学周报》第345期，1928年11月25日。引自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5月），页30。

② 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卷，页33。

而在“种种的流派”中，毫无疑问地，“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初期洪流中声势最浩大的一支，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团体，自1921年成立到1932年无形解体，足足叱咤新文坛十一年之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他们除了以北京为活动中心外，在上海、广州、郑州、宁波等地还设有分会，甚具规模。他们的理论旗帜“为人生的艺术”、文学主张“人的文学”等，都是当时文坛、思想界的一大主流，影响深远。白马湖作家们，因为经亨颐身兼春晖中学与宁波四中两校的校长，所以也大多在两校兼课，成为半周在宁波、半周在驿亭、每周奔走两地的“火车教员”。当时在宁波执教的文学研究会会员有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刘延陵等，而应经亨颐之邀到宁波来讲学的文化名流有陈望道、叶圣陶、俞平伯、郑振铎等，也都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这些人的来到，使宁波一时成了人文荟萃之地。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的成立，朱自清的推动、召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际上，他也是宁波分会的主持人。分会的同人文刊《我们》，就是由朱自清主编，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助编，丰子恺则为这份文艺丛刊设计封面、插图。以出版的《我们的七月》（1924年）、《我们的六月》（1925年）两辑看来，撰稿者有朱自清、俞平伯、丰子恺、刘大白、叶圣陶等，可见是以“白马湖作家群”为主，然而，在“宁波分会”的正式社团光芒掩盖下，这一文人群体的集团风貌与独立个性便被忽略或一笔带过，而未能获得现代散文史上应有的重视与地位^①。

对白马湖作家所呈现的集体文学风貌予以凸显并加以阐述，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诗人兼散文作家杨牧于1981年编选出版的《中国近代散文选》中，为史览之便，将“五四”以来的散文分成七类，

^①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辞典、社团流派辞典中，均未见“白马湖作家群”或“白马湖派”词条，也不见以其为独立对象的讨论。唯一可见者是由范泉主编之《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上海书店，1993年6月），其中有“白马湖散文作家群”词条，作了近五百字的介绍。

并略述其品类特征及源流,其中夏丐尊一派,他特别提出“白马湖风格”这一论点,认为夏丐尊以一篇《白马湖之冬》树立了白话记述文的模范,并将朱自清与之并列为白马湖风格派的领袖^①。这是目前所见最早将白马湖风格独立审视的记载。1985年,在《香港文学》第3期“卢玮銮特辑”中,香港学者黄继持写了《试谈小思——以〈承教小记〉为主》评论卢玮銮(笔名小思)的散文,提到以《丰子恺漫画选译》和《路上谈》二书,“小思似已可跻身于当年白马湖畔散文作家之列”,注意到了白马湖作家的特殊文学风格。

到了20世纪90年代,相关的论文与书籍开始出现,如陈星(浙江杭州师范学院副教授)于1991年1月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台、港女作家林文月、小思合论》,文中提到:“白马湖散文作家群的作品风格是什么呢?这在丰子恺、夏丐尊、朱自清等人的作品中可谓表现无遗,即清澈隽永,质朴平易,从不矫揉做作,力求自然畅达。”不久,朱惠民(浙江宁波市区党校高级讲师)也在《宁波大学学报》第4卷第1期中发表了一篇万余字的论文《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②,直接以“白马湖派”称之。1993年10月,浙江省上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了由夏弘宁主编的《白马湖文集》,将白马湖作家及有关作品系统整理。而1994年5月,由朱惠民选编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出版,为这一议题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5年12月出版的《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一书,作者商金林撰写了一篇长文《朱光潜与“白马湖派”》,对朱光潜与春晖中学及其他作家群的互动关系作了详尽的解析。

1995年之后,相关的研究在台湾地区也明显增多,以“长河版”

① 见《中国近代散文选·前言》(台北:洪范书店,1981年8月),页6。此文后来以《中国近代散文》这一篇名收于杨牧:《文学的源流》(台北:洪范书店,1984年1月),页56。

② 此文经修改后收入朱惠民选编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一书中,作为“后记”,并改名为《红树青山白马湖》。

副刊为主要阵地，作为编者的我邀请陈星写了一些诸如《令人难忘的“白马湖作家群”》，以及相关作家夏丐尊、丰子恺、弘一法师等人文风逸事的文章；1996年7月，我出版了《从黄遵宪到白马湖——近现代文学散论》（正中书局）一书，内收《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世界》一文，提出了对这一作家群的看法；同年12月，幼狮出版公司出版陈星的《教改先锋——白马湖作家群》一书，这是第一本较全面地探讨这一议题的著作，从文学、教育等方面作了详细的刻画。这些讨论，使得对“白马湖作家群”的研究逐渐为人注意。



右起春晖中学潘守理校长、陈星、陈信元、笔者、老校友刘克蔚（摄于1996年）

在这些研究中，产生了两个歧义：一是名词；一是内涵。在名词方面，如朱惠民、商金林将这些作家称为“白马湖派”散文作家，而陈星则称之为“白马湖作家群”。虽然两者指涉的对象并无二致，但我认为比较周延的说法应是后者，理由是“作家群”的概念较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因为,“这些作家主要的依托是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他们和北方的语丝社的美文系统合流,形成以周作人为主的小品散文流派,因此,若从现代散文史的角度来看,将其视为周作人散文流派的一翼比较适切。既为派下分支,再称之为‘白马湖派’并不妥,不如以‘群’称之较无争议”^①。所谓“文学流派”,是指“一些有着比较接近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采用大致相同的创作方法,在一个共同的旗号下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群体”^②。“白马湖作家群”虽然有着相近的思想与艺术追求,也有相近的文学创作风格,然而他们并无“旗号”,也没有正式立社结派、发行机关刊物、订定章程等,因此,称之为“派”易生误解。不过,这些作家既然在文学风格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上、在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的统一上,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且在特定的时空下,有过紧密的文化互动,因此,称之为“作家群”应无疑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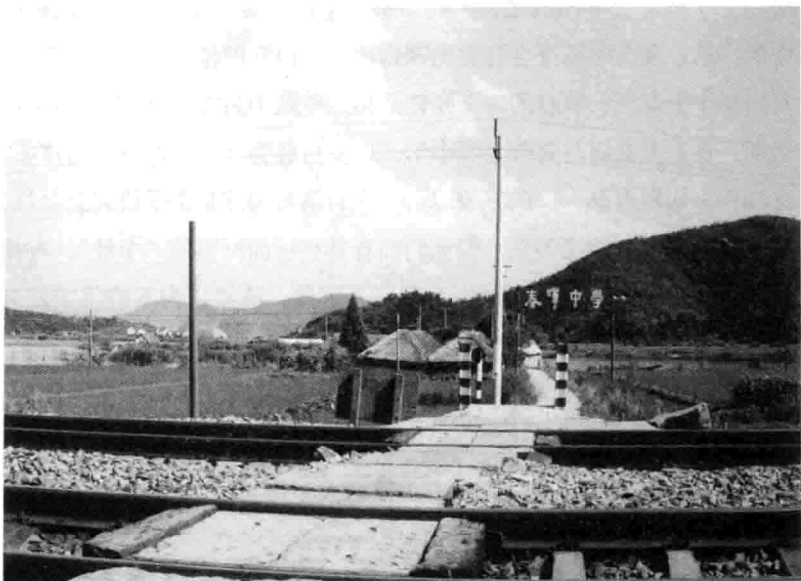
在内涵上,也产生两种不同的看法:朱惠民因把白马湖派与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等同视之,因此,所有宁波分会的作家都成了该群体中的一员,而与宁波分会有关的刊物也成为白马湖作家群作品的载体,其内涵十分宽泛;陈星的定义则较严格,他认为只能指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上虞县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以夏丏尊为首的一群可爱的作家。这群作家如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等固然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也多少与宁波有地缘关系,但他们却有其独特而鲜明的“个性”,有相近的文学风格,也有共同的教育理想,因此,陈星认为不能将宁波分会的会员都网罗进来。

在定义上,我个人赞成采用“白马湖作家群”一词;在内涵上,则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当然,第一种看法也不必排斥,因为,若站在现代散文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们大多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作

① 张堂锡:《清静的热闹——“白马湖作家群”的散文世界》,见《从黄遵宪到白马湖——近现代文学散论》(台北:正中书局,1996年7月),页176。

② 江边:《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青岛出版社,1992年12月),页2。

品风格也比较接近以周作人为首的冲淡散文一派，因此归入此派并不为过，然而，若要将“白马湖作家群”视为一独立的研究课题，则对其内涵就必须采取较严谨的态度，个人以为，至少应符合两项基本条件：一是需领受过白马湖实际的湖光山色，且彼此间应有文化上的互动；二是需有接近白马湖冲淡朴实、清丽自然风格的文学表现。在这种定义下，所谓“白马湖作家群”，指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生活过的一群作家，他们在上虞县籍的夏丏尊的号召下，陆续来到春晖中学任教或讲学，包括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刘叔琴、刘薰宇、匡互生，还有校长经亨颐等。不论时间的先后长短，他们彼此都曾经朝夕相处，在范围不大的春晖园中把酒论诗，品茗谈艺，像一家人似的以真性情相接，互相切磋，共同为教育理想与艺术趣味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也因此文学史上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下了火车，远远即可看到“春晖中学”四个大字



被白马湖水围绕着的春晖中学

以上这些实际在春晖中学任教过的作家，可以视之为这一作家群的“核心作家”。另外还有一些与这批作家在当时往来密切，也曾到白马湖短暂访友或小住的，如叶圣陶、俞平伯、刘大白等，可视之为白马湖“边缘作家群”，他们也都留下了一些与白马湖或这些朋友有关的作品。至于被朱光潜形容为“不常现身而人人都感到他的影响”^①的弘一法师，出家之后已无意于“作家”之名，将其归入“白马湖作家群”之列似有不妥，但是，他的人格力量与宗教信仰对这群作家有极深的潜移默化作用，尤其对夏丏尊、丰子恺更是影响深巨。他曾多次到白马湖小住，这群作家还募款集资，在白马湖畔为他建造了一座“晚晴山房”，因此，在讨论这群作家时也不能不提到他，他就像夏丏尊说的

^① 朱光潜：《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页154。